

再论司各特在《艾凡赫》的历史小说转型：政治与审美的伦理混成

Revisiting Walter Scott's Return to Romance in *Ivanhoe*: The Ethical Blending of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in the Historical Novel

陈礼珍 (Chen Lizhen)

内容摘要：司各特在 1819 年 12 月出版的《艾凡赫》中首次使用“罗曼司”作为副标题，他从现代历史小说向中世纪罗曼司的复返是一次文学创新试验。他替换了中世纪骑士罗曼司文学当中的超自然力量和宗教神话因素，代之以明晰可信的史学质料和文化细节。司各特对英国古代历史的审美想象跟摄政时期当代政治语境产生交融与共振，经由伦理的力量混合成一种新的历史诉求。

关键词：《艾凡赫》；司各特；历史小说；伦理混成

作者简介：陈礼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艺批评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文学与文化、文学伦理学批评、叙事学理论。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国摄政时期历史小说叙事伦理研究”[项目批号：15CWW01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Revisiting Walter Scott's Return to Romance in *Ivanhoe*: The Ethical Blending of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in the Historical Novel

Abstract: "Romance" was first subtitled by Walter Scott in *Ivanhoe* (December 1819). His return from modern historical novels to medieval romances was an experiment of literary innovation. Scott replaced the supernatural and religious mythological elements in the medieval chivalric romances with clear and credi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cultural details. His aesthetic imagination of ancient British history blended and resonat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Regency period, making a new historical appeal through the force of ethics.

Key words: *Ivanhoe*; Scott; historical novel; ethical blending

Author: Chen Lizhen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 fellow at the Literary Criticism Institute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He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Brit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narrative theory. Email: lizhenchen@hznu.edu.cn.

谈司各特,就不能不谈他1819年12月出版的《艾凡赫》(*Ivanhoe*)。《艾凡赫》在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序列中占有独特地位——它是司各特小说生涯的巅峰之作,“或许是司各特最伟大的一部作品”(Daiches 71)。此书之所以堪称伟大,绝不仅是从小说艺术完善程度的内在特性而言,其超然地位可见于多处,其中就包括它在司各特写作生涯中所具有的标志性转折意义。当然,关于司各特在《艾凡赫》中的转型,批评界褒贬不一,伊安·邓肯概述了现代批评界的“标准评语”——《艾凡赫》“进行了司各特的生涯中一次致命的转向,从一度很有影响的历史现实主义转到了花哨而古旧的中世纪风格”(Duncan 9)。至于司各特在《艾凡赫》进行主题和题材突变的原因,不同学者各执一端,概而言之,主要的解释有“经济效益论”“语言影响论”“个人嗜古论”“骑士理想论”“缓和矛盾、建构秩序论”等数种口径,分别从市场经济、读者心理、语言使用、个人喜好、民族大义等角度展开讨论(陈彦旭、陈兵 129)。这些研究皆可备一说,为我们理解司各特和《艾凡赫》提供了诸多有益视角。司各特为何要在《艾凡赫》中开始如此重要的写作转型,其真实原因已然不可考。然而如果我们通过史料文献回到司各特写作《艾凡赫》时间前后的历史现场,重新进入当时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中,或许会对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及效果给出另一种阐释。

一、从小说重返罗曼司

对于历史和罗曼司(传奇)之间的区别,司各特直觉敏锐,在写作首部历史小说《威弗莱》(*Waverley* 1814)时就有显著体现。在该书第60回“多事的一章”结尾处,威弗莱所在的苏格兰叛乱军队遭遇了惨败,侥幸逃脱以后,面临搜捕,走投无路和茕茕孑立之时,他进行了深思冥想,感到“难免一声叹息,但是可以确凿无疑地说,他这一生的罗曼司宣告结束,现在,真正的历史已然开始”(Scott, *Waverley* 283)。在这里可以看出司各特在使用罗曼司和历史这两个词汇时候意在表达对照,他那充满理想与革命浪漫情怀的青葱岁月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冷峻而无法更改的真实生活。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司各特在写作生涯中往往使用罗曼司(romance)和故事(tale)作为小说副标题。司各特在《艾凡赫》中首次使用“罗曼司”(A Romance)作为副标题,这是他写作的第10部历史小说。不仅如此,他在1819年前后出版的几部小说,如《修道院》(*The Monastery*, 1820)、《肯纳尔沃思堡》(*Kenilworth*, 1820)等副标题都被命名为“罗曼司”。司各特为何在此之前5年间发表的9部小说都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发表《艾凡赫》的1819年前后如此持续地在使用“罗曼司”作为副标题?他之前的作品之所以风靡英伦三岛爆红,就在于开风气之先,将人物与故事置于往昔历史之中,既有浪漫情怀,却又不同于之前的骑士传奇小说,更具现实主义精神和历史真实感。既然司

各特在之前的作品中都已经宣告罗曼司已经结束，历史已经开始，他为何在《艾凡赫》中又要重返罗曼司呢？司各特在这段时期内对罗曼司的高频使用，恐怕并非用巧合二字可以解释。

众所周知，司各特在文学史上最大的贡献是成为历史小说这个文学类型的名义奠基人。历史小说有众多源头，就英国国内而言，远有18世纪下半期作家托马斯·勒兰（Thomas Leland）的《隆斯沃》（*Longsword, Earl of Salisbury: A Historical Romance*, 1762）和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的《欧权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 A Gothic Story*, 1764），近有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的《拉克伦特堡》（*Castle Rackrent*, 1800）等，这些作品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写作产生重要影响。不仅是历史小说，就连小说这种体裁都是从罗曼司发展演进而来。从“浪漫的”（romantic）和“罗曼司”（romance）在词源学上的历史演化进程可以发现小说跟罗曼司之间的血缘关系：“追根溯源，‘浪漫’（romantic）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的‘Roma’，意为‘罗马城’”，“该词的词源学意义在中世纪时发生了奇特的转向”，其形容词“Romauns”意为“罗马人的方式”，“也被用于指称以高卢-罗马语（古法语）书写的任何作品”，它描写的对象是跟亚瑟王传说为代表的骑士精神、魔法和爱情有关的充满想象力和奔放情怀的罗曼司，“这些罗曼司是小说的前身，法语中表示‘小说’（novel）的词先是‘romant’，然后变成‘roman’”（Thompson 4-9）。¹从历史渊源来看，小说在18世纪的兴起，是对罗曼司的继承与发展，而历史小说在19世纪初的正式诞生又标志着一种新型小说次类型的出现。作为历史小说的开创者，司各特却仅仅坚持了四年左右就产生了向罗曼司逆向而行的“返祖”现象，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历史小说”与“罗曼司”的区别到了19世纪20年代早已有了明确分野。司各特对此同样有清醒的认识，他无论是在写作小说、日常用词还是文学评论时，经常同时提到“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虚构小说（fiction）和罗曼司（romance），做出相对较为严格的区分。比如说他在《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1826年7月刊发表书评，分析约翰·高尔特（John Galt）的小说《征兆》（*The Omen*, 1825）。他在其中多处提到这几个概念，可以明显看出他使用不同词汇所强调的不同意义（Scott, “The Omen” 334-335）。毋庸置疑，作为职业小说家和著名文学理论家与评论家，司各特对罗曼司和历史小说的理解肯定是深刻而到位的。他曾应出版商康斯坦布尔（Archibald Constable）之邀，专门为1824年的第5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写过《罗曼司》和《骑士精神》等长篇附录条目。在《罗曼司》一文中，司各特引用了约翰逊博士对罗曼司和小说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自己的定义：罗曼司是“用散文或诗歌写作的虚构叙事（fictitious narrative），其引人关注之处在于奇妙和不寻常的事情”，小说也是“虚构叙事，却跟罗曼司

1 译文参照迈克尔·费伯：《浪漫主义》，翟红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4-10页。

不同, 因为其中的事件包容于人的种种寻常事件和现代社会状况”(Scott, “Essay on Romance” 129)。在司各特看来, 小说可以借用罗曼司的主题和形式, 但是更加关注真实的生活, 而不像罗曼司和骑士传奇小说那样热衷于描写超自然力量和神话元素, 即表示小说更加聚焦于普通人的世俗生活, 人物和行动都以符合生活中的常识为准绳, 不能违背或然性的原则。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创作生涯始于 1814 年的《威弗莱》, 止于 1831 年的《危险城堡》(*Castle Dangerous*, 1831), 他在 17 年间完成了 26 部长篇历史小说。纵览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写作全过程, 可以发现他对题材的选择处理呈现出一条较为鲜明的走向——早期以苏格兰历史起步, 逐渐转入英格兰历史, 然后涉及法国和欧洲他国历史。自《威弗莱》之后, 司各特发表了一系列作品, 将精力集中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恩怨纠葛。《艾凡赫》则将注意力转到英格兰内部的争斗。倘若说《威弗莱》是司各特打响了历史小说写作的第一枪, 昭示着他从诗歌创作到小说创作的在文类范畴的大转型, 那么《艾凡赫》则是他历史小说写作过程中关注主题从苏格兰史向英格兰史、在题材上从历史小说向历史罗曼司的双重转向。

《艾凡赫》出版后不久, 司各特在一封给好友路易莎·斯图亚特夫人(Lady Louisa Stewart)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写《艾凡赫》的初衷: 新意是此书之要义, 其节奏令人目眩, 我潜心研究, 只为不走寻常路。我走过的那些老路, 留给别人去走吧(Lang 10)。司各特不仅想在体裁上进行创新, 他甚至在小说出版样式和包装上也想跟以前有所不同。在小说开始写作之前, 司各特就和出版商商量好了这部小说将使用新的叙述者, 装订方式也将跟以前所有作品完全不同(Millgate 798)。司各特在小说开始处附上了一篇“献词”(Dedicatory Epistle), 署名天普顿(Laurence Templeton), 试图用新的笔名作为叙述者来讲述《艾凡赫》的故事。《艾凡赫》在 1819 年 12 月的首发版采用八开本, 分三册装订。用的纸张前所未有地考究, 印刷更加精美, 司各特本想在版式和装订上更加独树一帜, 更具实验性, 但他的提议在印刷前被出版商康斯坦布尔(Archibald Constable)否决了(Lockhart 419)。从现存史料来看, 司各特、康斯坦布尔、和巴兰坦等人做出这个决定, 直接原因固然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结果证明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小说出版以后, 数周之间印刷的 1.2 万册便被抢购一空。自 1814 年的《威弗莱》名声大噪以后, 司各特奋笔疾书, 以极快的节奏接连出版了多部以苏格兰为背景的历史小说, 几乎每一本都令人惊奇地成为当时阅读界的爆款。司各特引领的历史小说潮流在当时可谓风头无两, 所向披靡。

《威弗莱》等苏格兰题材小说运用了大量苏格兰方言, 描绘了苏格兰往昔具有高地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 对当时主流的英格兰社会具有些许异域风情的吸引力。到了《艾凡赫》, 司各特将焦点汇聚在英格兰历史之上, 关注主流文化中主要人物的主要事件, 司各特的用意非常明显。如果将《艾凡赫》

放置在司各特的整个历史小说创作生涯中，可以发现他的视野是不断扩大的，他的历史意识蕴含着巨大动能，具有向外扩张的倾向。司各特对历史的关注超越了自己所在的爱丁堡和所在的苏格兰文化：在地理上，将注意力逐渐从边缘转移到中心；在事件上，由国内民族冲突与融合转移到国际政治纠葛与矛盾；在时间上，横贯了从中世纪到 19 世纪近千年的历史。司各特总能将人物个体的生命际遇交织在宏大的历史事件和壮阔的历史进程之中。在他的笔下，主人公往往具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闪烁着道德的光芒，同时他们又无法摆脱时代的控制力，就像砂石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不由自主地向前奔走不歇。

二、个人与国家：作为政治问题溶剂的婚姻伦理

18 世纪后期浪漫主义在欧洲的崛起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文化基因中就带着叛逆精神。施密特认为浪漫派是一种革命运动，在论述司各特等人引领的英国浪漫主义时指出：“浪漫派所珍爱的对象——中世纪、骑士、封建贵族制和旧城堡，看上去是宗教改革和大革命的对立面。政治的浪漫派似乎要‘遁入过去’，赞美属于遥远过去的古代状态，要回归传统”（施米特 9）。这一论断把握住了历史小说的诸多总要特征，以委婉的笔法点出一个重要问题，即浪漫派对社会现有秩序的不满。法国大革命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直接影响已经为学界所公认。1789 年 7 月 14 日象征法国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被起义人民攻占，是近代欧洲重大历史事件。理查德·麦克斯韦认为法国-苏格兰历史小说传统中有两大原型分支——觊觎者（pretender）和攻城战（siege warfare），《威弗莱》属于前者，而《艾凡赫》则属于后者，它是《塞勒斯大帝》（*Le Grand Cyrus*, 1649-53）和被近乎神话的巴士底狱故事的奇异结合体（Maxwell 5-6）。司各特在《艾凡赫》中为攻城战设置了重要戏份，并为此配上了多场骑士决斗的场景，以虚构叙事的形式展示英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攻城战正式出现在第 29 章，就全书 44 章的总篇幅而言，正好出现在三分之二的位置，这是长篇小说安排戏剧冲突高潮的经典位置。对《艾凡赫》而言，攻城战既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战场，同时它又具有政治隐喻作用。艾凡赫协助狮心王理查一世守护的还有英国的王权与政治团结。为了给理查一世的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司各特在里面为他安排了比武大赛，以黑骑士的神秘身份出现，无人能敌。与此相对，他为本来甚为骁勇的男主角艾凡赫设置了一个受伤的情节。当攻城大战千钧一发即将爆发时，他却卧病在床，甚至不能支撑起身子到窗前观战，只能抱怨：“我的生死和自由决定于战场战斗，我等着别人替我拼命，而我自己却像一个疯癫的和尚一样躺在这里”（329）。¹ 此处体现了司各特历史小说写作的重要命

1 本文中相关作品引文均出自司各特：《艾凡赫》，刘尊祺、章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年。下文仅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题——一个人的命运同时代和民族国家的命运荣辱与共。艾凡赫在关键时刻成了重大事件的看客。司各特在这里也是匠心独具，以艾凡赫无法起身观战为由，通过蕊贝卡（Rebecca）的叙述视角来间接描写战争的视觉和听觉场面，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司各特在《艾凡赫》中重返中世纪，回到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围绕狮心王理查一世的王位争夺战，描绘了一段英格兰内部王权斗争的烽火岁月。司各特在前面几部描写苏格兰高地文化与生活的历史小说中，都以粗犷的苏格兰为背景，在还原历史细节时给人们展示了高地氏族略显原始和蛮荒的生活方式，跟英格兰伦敦等地精致优雅的乡绅贵族或城市中产阶级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到了《艾凡赫》，他又将这种原始和蛮荒的场景放置在12世纪末期，那是英国本土的撒克逊民族和具有法国文化背景的诺尔曼民族刚刚结束战争、开始民族融合的转型阶段。此时距1066年诺曼底征服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诺曼王朝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金雀花王朝。这段历史时期内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叛乱频仍，理查一世跟父亲亨利二世关系并不好，为了继承王位，他联合法国的腓力二世叛乱，跟父亲兵戎相见。作为《艾凡赫》里面的大主角，狮心王理查一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司各特对他有很多虚构和美化，被描绘成“品德高超，武功赫奕，深得民心”的明君（554），而实际上马克思曾指出狮心王查理一世“实质上是像兔子一样的胆小鬼。狮心王就是……一个野心大而能力小的阴谋家”（施咸荣8）。司各特无法在《艾凡赫》里提及明君狮心王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他对此作了政治影射。小说男主角艾凡赫就跟父亲塞得利克（Cedric）关系不睦，他出身撒克逊民族，却支持狮心王理查一世和诺曼贵族，为此被父亲剥夺了继承权。司各特在小说里为男主角艾凡赫设置了一个小说中常见的三角恋，让他在撒克逊族贵族女子罗文娜（Rowena）和犹太女子蕊贝卡之间发生诸多爱情纠葛和缠绵悱恻的情节。

民族融合是《艾凡赫》的核心主题，更是司各特毕生追求的政治愿景。司各特创造出历史小说这个文学类型主要就是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细节为依托，演绎出引人入胜的虚构故事。因此，《威弗莱》和《艾凡赫》一类的历史小说在格局上都气势雄浑，节奏大开大合，都涉及到战争和权谋争斗，因而气势恢宏，赋予故事宏阔辽远的历史厚重感。司各特在写作第一部历史小说《威弗莱》时就将时间锚定在苏格兰詹姆斯党人1745年叛乱前后，从他的行文与情节安排可以明显看出，他既要带着读者追寻那段壮怀激烈的历史，回溯苏格兰人已经湮没在历史深处的民族记忆。同时他又要弥合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由政治问题造成的裂痕。他使用的办法是让来自英格兰的男主角威弗莱跟苏格兰贵族布雷沃丁男爵（Baron Bradwardine）之女罗斯（Rose）结婚。司各特想要以婚姻的形式表征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融合与联盟，这种以个体表示整体的隐喻式修辞手法，其实也是对文学进行政治化编码的一个常

见程式。到了《艾凡赫》中，这个关涉到民族政治的个人问题又再次摆在了他的面前，而且情况更加难以抉择。

司各特试图通过自己的历史小说戏剧性地呈现英国民族在早期历史阶段民族大融合的政治愿景。《艾凡赫》涉及到复杂的种族关系，除了萨克逊人和诺曼人之间的争斗，另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犹太人。司各特在小说中围绕狮心王和艾凡赫的经历引入了12世纪英国社会的多重政治力量，既描写了贵族阶层、自耕农、农奴、家臣之间的阶级界线问题，又涉及了撒克逊原住民、外来的诺曼贵族、犹太民族等种族冲突问题。《艾凡赫》最后以常见的大团圆结尾——撒克逊人和诺曼人达成民族和解，狮心王跟篡权的弟弟约翰亲王达成政治和解，艾凡赫跟父亲达成亲情和解，艾凡赫跟罗文娜达成感情和解，其余所有人都达成其乐融融的阶级和解。为了达成这种大团圆式大和解，司各特需要将一些无法解决的异质性矛盾驱逐出故事世界，比如说因为婚姻伦理问题在逻辑上不可能解决的蕊贝卡-艾凡赫-罗文娜三角恋。除了基督教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刚性约束，蕊贝卡的犹太人种族身份也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和棘手。

司各特在小说中塑造了多个犹太人形象，如以撒和他的女儿蕊贝卡。司各特在第4章卷首引用了莎士比亚第3幕第1场对犹太人的著名评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治疗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Scott, *Ivanhoe* 63）。¹《威尼斯商人》1819年8月到10月间，当司各特正在紧张写作《艾凡赫》时，德国的维尔茨堡、法兰克福和汉堡等地爆发了反犹骚乱（Hep-Hep Riots）。拉古西斯认为《艾凡赫》中描写的中世纪英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跟1819年德国的反犹骚乱之间有着深层次的逻辑，反映出英格兰民族身份建构和种族文化冲突问题：“司各特用中世纪罗曼司的伪装探讨当代欧洲民族正面临解决的民族主义崛起和犹太人解放的诉求之间的冲突问题，包括让他们到巴勒斯坦复国以给予他们民族身份的想法”（Thompson 181-182）。很明显，司各特的确想通过《威弗莱》塑造出犹太人和撒克逊人两个民族阵营的正面形象，他对犹太人以撒报以同情的笔调，描写出他在撒克逊民族和诺尔曼民族这两大社会主流种族那里受到的压迫和屈辱。在蕊贝卡的人物角色上，司各特更是大胆将她塑造成近乎完美的形象。在司各特笔下，蕊贝卡“既有过人的学识，又有绝世的容貌，因而受到合族景仰”（314）。蕊贝卡外貌美丽，又聪慧过人，善良大方、贤淑可人，却又不乏坚毅与奔放。跟罗文娜这种端庄大方却略显乏味的贵族小姐不同，蕊贝卡充满了活力，同时还兼具异国情调和与神秘感。蕊贝卡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不可能跟艾凡赫结婚，但是她敢爱敢恨，义无反顾地在艾凡赫身上投入所有感情。

1 译文参照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朱生豪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正因为如此,蕊贝卡的形象变得立体而可信,她比罗文娜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得到更多好评。《艾凡赫》出版刚刚一个月就被改成多个版本的舞台剧,趁着小说大卖的风口开演了。或许因为蕊贝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戏剧上演时名称都有所变化,无论是1820年1月20日狄布丁(Thomas Dibdin)改编的《艾凡赫与犹太人之女》(*Ivanhoe, or The Jew's Daughter: A Melodramatic Romance*),还是1月24日蒙克利夫(W. T. Moncrieff)的《艾凡赫与犹太女》(*Ivanhoe, or The Jewess*),抑或是后续在二三十年代改编上演的几个剧本(Frederick 149),均在标题中刻意凸显出犹太文化因素。

除了外貌和品格均为上乘以外,蕊贝卡还有一个常人没有的能力是懂医术。在艾凡赫受伤以后,她运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治疗和照顾好他。司各特固然通过汪巴(Wamba)直接发声,对诺尔曼人歧视犹太人的情况直接进行正面讽刺与驳斥,但是更加奏效的是通过塑造蕊贝卡的完美形象间接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改变他们对犹太人的刻板成见。《艾凡赫》的男主角同样如此。虽然艾凡赫在小说中的存在感并不是特别强,但是他的形象还是较好。艾凡赫英勇无畏,对“狮心王”理查一世忠心耿耿,协助他打败篡逆党人,夺回王位。有意思的是,司各特虽然描写了蕊贝卡和艾凡赫之间互相拯救与爱护的情感故事,却并没有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结局。最后艾凡赫为了避免蕊贝卡落入坏人手里进行决斗,英勇获胜之后,以撒想带蕊贝卡前去表示感谢,而蕊贝卡却坚持要不辞而别。蕊贝卡见过罗文娜之后就远走他乡,去了西班牙的格拉纳达王国(Granada),成全了男女主角艾凡赫和罗文娜的婚姻。这无疑是他们的主角光环在起作用。司各特在1830年9月1日为《艾凡赫》再版写了一个“序言”(introduction)来阐释自己的写作原则和初衷。可以明显看出,司各特对自己的作品抱有寓教于乐的情怀,他在该文结尾处解释了为何不给蕊贝卡和艾凡赫德一个圆满的结局:“作者认为,如果用世俗成功来回报品行端正高洁的人,将会降低,而不是抬高他的形象”(Scott, *Ivanhoe* 11)。由此可见,司各特甚为珍爱这两个品行端正高洁之人,因此在审美和道德两个维度进行总体塑形。

三、审美意识形态的伦理基色

《艾凡赫》的开篇引用蒲柏(Alexander Pope)翻译的《奥德赛》中的选段作为篇首箴言,描绘出暮色时分猪群归圈的田园气息。小说开头的风景描写展现了很多信息:“在快活的英格兰唐河流域一个风景怡人的地区,从前有一大片森林,郁郁葱葱,覆盖着谢菲尔德和快活的唐卡斯特镇之间大部分美丽的山丘和山谷”(Scott, *Ivanhoe* 1)。司各特在小说正文第一句话连用了多个形容词来引入全书的基调与背景——“快活的英格兰”(merry England)、“风景怡人的”(pleasant)、欢快的(pleasant)、美丽的(beautiful)。将地理位置直接锁定在位于英格兰中部南约克郡的谢菲尔德和唐卡斯特镇之

间的顿河(River Don),在如画的自然风景和高耸的古堡箭楼中展开历史故事。司各特对伯克《论崇高与美的起源的哲学探究》(*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 1757)以来在18世纪影响力巨大的“如画”(picturesque)美学传统有深刻理解和同感。他在多封书信里讨论到“如画”理论,并且申明自己对这一领域的重要批评家普莱斯尤维达尔·普莱斯(Uvedale Price)的作品“一直聚精会神地研读”(转引自Ross 68)。紧接着《艾凡赫》之后,他发表的下一部小说是《修道院》(*The Monastery*, 1820),在该书第二章,他就使用了伯克的词“优美”(beautiful)与“崇高”(sublime),跟它们出现在同一行里的就是“如画”(Scott, *The Monastery* 13)。司各特在《艾凡赫》中以如画美学切入到小说的政治正题。紧随其后就由优美的风景描写立刻过渡到毒龙传说、玫瑰战争最激烈的战斗和草莽英雄等话题,这些给人带来危险、刺激和恐惧感的,都属于崇高的范畴。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对风景和服饰的描述均细微而精致,适宜改编成戏剧演出。司各特对小说理论有着精深的研究,他应该知道历史小说需要高度真实地还原过去特定时期人们生活中的风俗、服饰、语言、场景和事件,为读者塑造“逼真”的画面效果。这是为了达到美学效果而必备的基本要求。司各特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和写作技术均已炉火纯青。司各特对亚里士多德的文学理论是非常谙熟的,他曾在多处谈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及的文学理念,甚至就在发表《艾凡赫》的同一年,他还发表了长篇理论文章《论戏剧》(“*Essay on the Drama*”, 1819),里面多处反复提及亚里士多德。毋庸置疑,司各特应该清楚情节的编制、人物的塑造、语言的淬炼以及或然性的掌控,均是构成一部高质量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在小说中引入优美和崇高的因素,并不是司各特的终极目的。紧随优美的风景和崇高的传奇历史之后的,就是他在《艾凡赫》想要传达的政治主题,由此他借助全知叙述者之口开始了一长段关于理查一世时代历史背景、国内局势和民族文化的论述,他把这个叫做“楔子”(司各特 2-3)。讲完楔子之后,他又将叙述内容切回到小说开头处如画的风景之中,继续补上一大段优美风景的描写文字,然后在静态的景物描写中引入动态的人物——猪倌葛尔兹和小丑汪巴。他们都是小说中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是叙述者借用了他们的视角引入诺曼骑士和艾凡赫的父亲撒克逊族的塞得利克,由此开始了小说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随后各色真实历史人物或虚构的人物在小说中逐一登场,汇合成不同政治力量,产生剧烈的戏剧冲突。诺曼·费舍尔认为“《艾凡赫》并不在伦理或审美维度依靠一两个角色的复杂融合,而是依靠为宽容而奋斗的所有主要角色:艾凡赫、狮心王、罗宾·伍德、蕊贝卡、甚至是艾凡赫那个刻板的父亲塞得利克:《艾凡赫》的这些角色在伦理上被融合到一起,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团体,展示出审美上的融合”(Fischer, 140)。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擅长将虚构和事实混杂在一起的人物行动搭配点缀在地理实景之上,营

造真实的历史效果。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人物在小说虚构叙事世界中的行动和呈现效果。对人物行动的重视其实是作家的一种自主的伦理选择。司各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审美的维度,而是通过描写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整体生活方式触及历史。诺曼·费舍尔在讨论卢卡奇重构司各特历史小说的现代意义时指出,卢卡奇在《历史小说》一书中增益了黑格尔的想象美学(aesthetics of imagination),“将其和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政治伦理与历史哲学相关联,展现出一种想象性的美学,藉此来理解历史小说”(Fischer, 128)。司各特在《艾凡赫》等历史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想象性美学跟19世纪前期英国面临的政治问题交汇在一起,形成了一部历史罗曼司。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体现的正是摄政时期以作家司各特和千万狂热读者为群体的英国人对八百多年前那段中世纪历史的想象性再审视。

正如卢卡奇在他的《历史小说》指出的那样,历史小说在19世纪前期的崛起跟拿破仑战争对英国人民族意识和历史意识带来的刺激效应有关(Lukács 23)。在过去的数十年中,这个论断已经被学界一再证实、接受和演绎。对司各特等人的历史小说进行政治解读,运用阶级意识进行分析,就可以建构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模型。历史小说强调人物在历史中的参与性,突显出人作为历史前提的重要性,同时又强调人的实践性,重视人的实践活动塑造历史和改变历史的力量。此即为历史与实践互相依存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在人的社会实践与历史实践过程中,伦理作为“道德行为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的道德准则与规范”(聂珍钊 254),是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重要维系力量。英国小说自从孕育和诞生时,伦理的基因就流淌在它的血液中。到了18世纪末,随着情感主义的兴起,情感与伦理更为文学家所看重。威廉·戈德温在1795年7月刊登在《英国批评家》上的文章严肃地指出,他写作《迦勒·威廉斯》(*Caleb Williams*, 1794),“目的是为了暴露现在文明社会体系中的丑恶,以此带领读者探究与审视这些丑恶是不是跟公认的那样无法纠正,让他们走向道德和政治探究的海洋”(Godwin 451)。戈德温将文学的伦理教诲作为小说写作的核心目的,在文学市场的另一端的读者有着同样的需求。阅读文学是19世纪英国人进行消遣娱乐和接受道德教诲的重要方式。司各特在以《艾凡赫》为代表的“《威弗莱》系列小说”中就承载了这个伦理教诲的诉求。这些历史小说在盛极一时的摄政时期成为广大读者阅读的第一选择,而且即便在后世文学声誉开始衰败时也以儿童故事的形式对历代英国青少年产生了重要影响。

结语

司各特继承了英国小说史上的前辈们对道德严肃感和伦理秩序不懈追求的伟大传统。他在写作小说时同样塑造了一大批善良仁厚、品行高尚的人物角色。潜藏在《艾凡赫》罗曼司小说外衣下的是司各特对伦理规范的强烈

诉求，他所运用的美学理念透出的都是伦理的法则。关于审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文学史上不同批评流派一直有不同主张。文学伦理批评认为“审美是在文学的阅读和接受过程中实现的，是发现文学教诲价值的方法与途径，因此审美是文学的功能，是为文学的道德价值服务的”（聂珍钊 248）。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论点。马克思对司各特的小说评价很高，或许司各特的小说创作理念暗合了马克思的文艺观，因为马克思“对‘纯粹审美’和‘为艺术为艺术’的理念从来都是不屑一顾，这些理念经常跟政治上的漠不关心（political indifference）甚至是奴性（servility）关联在一起”（Mehring 504）。司各特试图通过自己的历史小说戏剧性地呈现英国在早期历史阶段民族大融合的政治愿景。《艾凡赫》重返中世纪罗曼司的转型是司各特在 1819 年左右开展的一次文学创新试验，他通过民族融合的宏大历史题材替换掉了中世纪骑士罗曼司文学当中的超自然力量和宗教神话因素，代之以明晰可信的史学细节，通过伦理的力量将他所在的摄政时期当代政治境况与中世纪历史审美想象混合成一种新的历史诉求。用司各特在《艾凡赫》序言中告诫年轻人的话来说，那就是在面临人生中的艰难选择时“要恪守自我否定的本分，情感要服从于道德原则”（Scott, “Introduction” 11）。司各特的这个判语在奢侈浮华风气尤为严重的摄政时期显得特别铿锵有力。站在历史的无知之幕前面，司各特的文学观和道德理念穿透了时代的迷雾，直抵多年以后维多利亚精神的核心。正是这种精神推动英国人不断前行，在坚忍中找到了本民族的文化自信，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最终将英国推向了辉煌的顶点。

Works Cited

- Burwick, Frederick. *Romanticism: Keywords*.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2015.
- 陈彦旭、陈兵：“《艾凡赫》骑士精神对 19 世纪初英国矛盾的消解”，《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15）：128-136。
- [Chen Yanxu and Chen Bing. “Elimination of English Class and Ethnic Conflicts by Chivalry in *Ivanhoe* in the Early 19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5 (2015) : 128-136.]
- Daiches, David. *Sir Walter Scott and His World*.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1.
- Duncan, Ian. “Introduction.” *Ivanhoe*. Oxford: Oxford UP, 1996.
- Ferber, Michael. *Romantic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P, 2010.
- Fischer, Arthur Norman. “The Modern Meaning of Georg Lukács’ Reconstruction of Walter Scott’s Novels of Premodern Political Ethics.” *Georg Lukács Reconsidered: Critical Essays in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Ed. Michael J. Thompso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128-50.
- Godwin, William. *Caleb Williams*. Peterborough: Broadview, 2000.
- Lang, Andrew.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Ivanhoe*.” *Ivanhoe*. Boston: Estes and Lauriat, 1893.

Lockhart, John Gibson. *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Bart.* Edinburgh: Robert Cadell, 1845.

Lukács, George. *The Historical Novel.* London: Merlin Press, 1989.

Maxwell, Richard. *The Historical Novel in Europe, 1650-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9.

Mehring, Franz. *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 Abingdon: Routledge, 2003.

Millgate, Jane. "Making It New: Scott, Constable, Ballantyne, and the Publication of *Ivanhoe*."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34. 4 (1994): 795-811.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Ragussis, Michael. "Writing Nationalist History: Engl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Jews, and *Ivanhoe*." *ELH* 60.1 (1993): 181-215.

Ross, M. Alexander. *The Imprint of the Picturesque o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Fiction.* Waterloo: Wilfrid Laurier UP, 1986.

卡尔·施米特: 《政治的浪漫派》, 冯克利、刘锋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Schmitt, Carl. *Political Romanticism.* Trans. Feng Keli and Liu Fe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Scott, Walter. "Essay on Romance." *The Miscellaneous Prose Works of Sir Walter Scott.* Vol.6, Edinburgh: Robert Cadell, 1834.

—. "Introduction." *Ivanhoe.* Mineola and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04.

—. *Ivanhoe.* Oxford: Oxford UP, 1996.

—. *Waverley: or 'Tis Sixty Years Sinc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P, 1986.

—. *The Monastery: A Romance.* Paris: A. and W. Galignani, 1821.

—. "The Omen." *The Miscellaneous Prose Works of Sir Walter Scott* Vol.18, Edinburgh: Robert Cadell, 1835.

瓦尔特·司各特: 《艾凡赫》, 刘尊祺、章益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Scott, Walter. *Ivanhoe.* Trans. Liu Zunqi and Zhang Yi. Beiji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8.]

施咸荣: "序", 《艾凡赫》。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Shi Xianrong. "Preface." *Ivanhoe.* Trans. Liu Zunqi and Zhang Yi. Beiji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8.]